

二之書叢迪艾

丰青與性

年毒會協書局出版號廿路院物博海

性與青年

第一章 性與生活

我們每個人須設法應付這個關係重大，而又易于受挫的性問題，現在有許多的問題，正向我們挑戰，可是沒有一個問題的性質有如性的問題那樣的複雜，更沒有一個問題，其關係之重大，利害之深切，有如性的問題那樣的顯著。我們對於工業問題，種族問題，或戰爭問題，儘可隨隨便便，不加深刻的注意，可是這個性問題，却不能如此含混了。性的問題，與我們最深刻的情緒，聯合在一起，我們的全部生活，皆由此而決定，然而我們對于此類問題，多少含有一點成見；這種成見，起源於往昔的權威，且在我們的神經組織中，遺留一定的印象。我們研究其他的社會問題，往往能態度端詳，觀察正確，但一牽涉性的問題，就不免為成見所囿，不能作正確的觀察；有時且因能力不足，不能解答問題，因此遭受諸多的痛苦的，也是在所不免。我們對于此類問題，按理應有同情的瞭解，與夫相互的援助，但在事實上則適得其反。例如我們需要智識最多的地

方，偏偏沒有智識，致使我們無從根據，當然，這不是一種好現象。所以有些人說，人們在性的問題上所感受的苦痛，比諸貧乏，失業，等經濟原因，或攻軋排斥等種族原因，所給與我們的痛苦，更為慘酷而劇烈。真的，在人世之間，只有極少數人，對於此類事情，具有充分的智識，可以自己持守，自己作主，因而獲得快樂圓滿的性生活。無論其為獨身者，或結婚者，在性的事情上，真能感覺圓滿的快樂生活的，實是極少數的一部份！

在人類的生活中，有某種主要的動力，或支配性的慾望存在着，人生一切的活動，皆發源於此，其最著者，則為飢餓與愛情的慾望：前者的功用，在於維護個人的生命；後者的功用，在於保持種族的安全。任憑外面的情境，怎樣地變遷，此二項慾望，始終統治全世界，其勢力未嘗稍衰。一方面，這是生活的競爭，為自己的存在與實現而戰爭；在另一方面，這是社會的競爭，為他人的生命，與社會的實現而爭鬥。唯此爭鬥方能把孤獨的，部份的，與寂寞的個人生活，在愛情的名詞下，求得充分的實現。

可是在這兩大慾望與衝動之間，有個主要的區別，不容我們忽視的。例如求食的慾

望，被人否定，可使個人的生命，不得保全，但其範圍，只以個人爲限，並不牽連他人；至于性的衝動就處處地方，與他人有關，所以它的關係也就更爲重大。我們應當覺悟性的對象不單是爲求達某種目的的手段而已，它的本身便是一種目的。我們不能因私己的利益，來侵犯對方人的安全。因爲侵犯對方人的安全，即是蹂躪整個的人道主義，是爲現社會所不容的。所以我們在性的問題中所討論的，乃是最高貴的人生價值的問題，這與食慾問題中以物體爲對象者，意義大不相同。最可惜的，現在時候，次要的食慾問題，倒引起許多人的注意，且已求得適當的解決方案，獨至那牽連人生意義與價值的性慾問題，反因法律與輿論的約束，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，與圓滿的解決哩！

愛情所要求於人類的，在與異性的人，共同完成一個生命；據此以言，人類中較大的恩愛與同情，如關於家庭，社會和國家的同情，方得確立基礎。真的，愛情確是完成生活的鏈鎖，有此鏈鎖，我們在小的方面，就可與同族之人團結一致，在大的方面，就可與無限的絕對融成一片。

但此所謂愛情，究從何處發源呢？我們知道馥郁的玫瑰花，是從泥土中的根莖內苞

性與青年

四

發出來的，這樣神聖的愛情，——她的本身即為生命實現的愛情，亦自肉體的根源內，求獲其淵源，至所謂性的衝動者，即為最主要的肉體根源。人類的生活，決不像禁慾主義者所設想的，分為高下懸殊的二部份，其一，為卑微的肉體，其二，為高貴的精神。此種分界，根本上沒有意義；因為肉體與精神，即是整個生命的兩方面，既為整個生命的兩方面，當然沒有高貴與低微的區別了。強欲分別高下，或蔑視一面，或抑制他面，此之謂不識時務，可憐整個的生命，却無享受了摧殘了。

精神與肉體二者，合而為一，不能分離，精神的勢力，必須滲透肉體的部份，但如果單有精神，而無肉體，則精神的作用，亦將無從表顯。肉體的大用，在于供給精神以一定的勢能，使其發展更為完全。合此二者，而為愛情，人心的奧秘，方得宣示無餘。愛的功能，在使個人與過去的歷史相聯結；又與宇宙的勢力相聯結，最關緊要的，便是因此決定將來種族的命運。愛情所提攜的，是無限的部分，又是永生的部份，愛情一日存在，人類即可開展無限的深高廣遠，使之求達古無前例的完滿境界。

最奇怪的，就是現在的一般人，每把那感人最深，關係最切的性部份，視為洪水猛

敵，處處皆用掩蔽手段，不准他人公然談論，甚且視為污穢不潔，有傷文雅的事情，鄙棄之則可，研究之則絕對不可；如有研究之者，則其人的本身，將如性的問題，同樣的污穢，同樣的下流，而為社會所不齒。殊不知生命的實體，皆由性慾之中，求得其來源。如生命的實體，具有神聖的意義，不當加以摧殘，則此性慾的部份，亦當與以神聖的地位，不該隨便加以指摘。我們對於這個問題，必須重新估定其價值，並設法發見種種被埋藏的財富，更用勇敢嚴正的態度，把那性的問題，重新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與以切實的研究，那才能把以前那種謬誤偏重的態度改變過來。

從衛生方面着眼，我們對於性慾的事，亦當與以充分的研究，與切實的考察。性慾的事，非但與肉體的健康，發生直接關係，最主要的，在使整個的人格，同時亦受其影響，而莫能例外。要使我們處置得當，我們即可從它裏面，求得真摯的愛與急進的創造力，剛毅的男性與優越的女性，和悅的夫婦與快樂的家庭，至高的神性與友愛的人性，父母的愛護與最高度的精神結合，服務的決心與犧牲的精神，武俠的勇氣與膽敢的魄力，愛美的嗜好與鑑賞藝術的心境，以及其他種種精神上的精緻的與優越的發展。

然使處置不得其當，我們就會在這性慾上面，感受最大的禍害，一切恐懼心與畏懼心，皆可由性的關係中出發。結果，我們常會變成自暴自棄的人，男子變爲奴役，女子變爲娼妓，各自爭求肉慾之沉醉，而不知于沉醉之外，尋求他人的福利。肉慾跋扈了，人格破產了，一切嫉妒，怨恨，猜忌，暴戾，以及其他更深重的罪惡，皆由之而產生。試觀人世間的諸多悲劇，文學上的諸多描寫，宗教上的諸多記載，推究其極，皆由人類昧于性慾之事，而不能善自制裁的緣故。

所以，人們必須制裁性慾，否則將被性慾所制裁了，在自然界裏面，處處地方充滿着性的優美，一切生物，皆能得到性的樂趣。惟獨人類在這方面，不免時常發生衝突和不諧的事件，一切生物，對於性的行為，皆有極坦白的表示；惟獨人類因有羞恥心理，常持緘默不言的態度。結果，我們對於這一方面的生活，就最缺乏支配的能力了。其實，性的事件在人類生活中應佔極重要的地位。牠是生命，快樂，能力，理想，冒險，和進步的原動力，世界上若缺乏了牠，將失了一種最大的生氣和活動力，人類不將受重大影響嗎？

『性』是生物學上的一種區別，這種區別，每在體質上和心理上表顯出來。性行爲的結果便是充實生命，和繁殖生命，並完成種族上的最大使命。但在完成這個使命以前，兩性之間，必產生一種自然的吸引力；這種吸引力的結果，就產生相互的戀愛，訂婚，和結婚，以至於組織家庭，營共同的生活，這是兩性間應有的事件。但性的最後目標，終究還是綿延人類的生命呢。

在英國舉行的基督教的「政治，經濟，與公民大會」，對於性的關係會有所討論。社會中承認性的事件，是人類歷史中爲善爲惡的最大原動力。所以兩性之間如能得到正當的關係，則人類的生活中，便開了一條快樂的門路。否則性的關係，因不受法律，習慣，和宗教的支配，將使人類感受異常的麻煩、而得不到正當的解決了。總之，性的關係如同『自由』一樣，是神所賞賜的一種恩賜，當然是難能可貴的，但如果各人皆謀自身的利益，可使它的真義完全喪失。假如每一個人，能自加制裁，自願獻身，豈不是人類的福祉嗎？

在歷史上，性的問題，雖終不得解決，到了現在，我們已找着解決的門路了。舊時

的人，所以不能制裁性慾，反遭受性慾的毒害者，實由他們缺乏性的智識，把性的本能，勉強克制，勉強隔離的緣故。至于其餘的人，雖不主張壓制，但因縱慾過甚，形成放肆，故亦難免受害。總之，壓制與放縱，乃爲舊時人對於性慾的事所取的兩種極端態度，唯其趨於極端，故皆不免于受累。

假如我們現代的人，對於性的問題能有適當的解決，那必定因爲現代的人，善于體驗自然與社會的實際狀況，把從前對於性問題的羞惡心理與謬誤觀念，根本鏟除，重新在性意識中，求出新自由的意義了。

性的衝動，固然利害，但與整個宇宙和整個自然相較，原算不得什麼。既不是最大的動力，又不是最高的權威，它與其他的事情相像，如欲求獲生命，必先喪失生命，最初之時，它是獸性的吸引，進入一步，遂附加浪漫的情調；又進一步，乃于精神的感應之中，求達終局。在愛的最後經驗中，所謂自我的實現，只是自我的降伏罷了！在開始的時候，愛是肉體的遺物，可是到了終場，愛又變爲精神上的大成就了。

話雖如此，性的勢力，畢竟偉大，除非我們能夠制住它，降伏它，它必顯其大能，

以與吾人作戰；它的慘酷的面目，實足令人喪膽。然而我們亦有方法使它與我們聯在一起，不與我們爲仇，如能做到這一步，它的慘酷之性，非但不能加害於我們，且使我們的生活，益有蓬勃向上的趨勢，我們所認爲最可惜的，即于如此重要問題，我們的知識却微乎其微，不足應付。這是一種最可痛心的缺陷，亦即是一種最嚴重的危險。

我們最感需要的，便是用誠摯坦白的態度，研究關於性生活的事實；但一說到事實，我們又覺得膽寒，因爲此類事實，並不多觀，偶有一二統計表冊，亦皆捏造事實，不足以憑信。爲求研究上的便利起見，我們不得不借美國現有的關於性問題的實情，申述一下，作爲此後議論的根據。

第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，便是大多數人，皆把婚姻的時期延遲，有的甚至終身不能結婚。在十萬從十九歲起到三十歲止的青年當中，約有六萬餘人，皆因諸多關係，而未得婚媾，（依據一九二〇年的報告，美國已成年——自十九歲起到三十歲止的男子，共有九，〇六五，二八四人，其中有五，一二二，八三六人，皆未結婚；其已結婚者，只有三，九四二，四四八人，）即在一般已婚媾的人，亦皆因配合不當，得不到婚姻的

快樂，在婚姻上，他們大半都失敗了，無論他們是年輕人或老年人，他們的性智識却都非常淺陋，其淺陋程度，直為吾人所夢想不到。年輕的人，大半沒有適當的性教育，直到結婚之時，他們的性智識，依然極為幼稚，無怪他們結婚之後，得不着婚姻的真快樂，一切離異與分居的事，也就不能倖免了。

試觀美國戶口調查局最近所製的統計表，當知近數年來，離婚之數日有增加，致使吾人驚歎不已。在過去的二十五年內，「離婚的比率，遠過人口的生長率」，依據一九二六年的報告，每一百對結婚的夫婦中，即有十五對夫婦，鬧成離婚的慘劇。（那年結婚的案件，共有一，二〇二，五七四次，而離婚的數目，竟有一八〇，八五三次之多。）以此與前四十年的離婚比率相較，適成三與一的整比。換言之，每遇六·六的結婚數，即有一對夫婦，同上公堂，要求離異。其餘的夫婦，雖不公然離婚，亦皆暗中分居，備受婚姻的苦痛。什麼是婚姻的樂趣，恐怕近代的人，都沒有適當的概念吧？

性的問題得不到相當的解決，其結果究竟怎樣呢？請看下列的事實，即可明瞭牠的究竟。現在有幾多聰穎靈悟的女子，皆在妓院中，耽誤他們的青春生活——據調查所得

，約有二十萬的女子，皆在妓院中、度着下流的皮肉生涯，這是最慘酷的最可痛心的結果！比較稍為優越者，雖不公然為娼，但皆與異性男子，發生不正當的性關係，性交混雜了，梅毒的傳染，自然特別迅速，年輕人的體魄，皆因此而遭受打擊！其他若非法墮胎等事，自亦日漸增多，據報告，在合衆國境內，每年非法墮胎的數目，總在五十萬次以上。所以合衆國的現狀，在表面上看，似乎非常樂觀，但一查底細，即知它的內憂，是非常深重的！清教徒的教義，雖在表面上，可以範圍放侈的人心，但對於性的衝動即失去效能，無可為力了。

自從大戰以後，一般的青年對於因襲的道德標準，深致不滿，而思所以改革之道。正在改革時期，不料性的問題，突然發生，急急於向他們挑戰，因之，他們益入于莫知所之的迷陣中了！一方面青年人對於清教徒的規條既不信任，又復處處地方，用最酷手眼加以襲擊。我們在後一章內，對於此點就更可明白了，當此轉變的急進關頭，美國的法律，對此亦無能為力，因為美國的法律，允許一般殘廢的人，白癡的人，以及患精神病的人，自由結婚，自由傳種；反之，一班康壯有為，身世清白的勞工階級，反因經濟

壓迫，無力維持家庭，致不得享幸福的異性同居生活。即就結婚，離婚，以及生殖的規條而言，美國的立法，亦皆處于混亂與矛盾的地位：如同一件結婚案子，在某一州內，認為非常合法，在別一州內，却在禁止之例。同一件離婚事項，在某一州內，可以毫無問題的獲得允許，在另一州內，却又發生枝節與困難了。全國的立法，皆視緯度之高下，以爲轉移，並無一定的規條，設置其間，其混亂狀態如此，讀者不難推想而知了。

進一步說：不但關於性問題的立法，處處陷于混亂狀態，即其倫理標準，道德範圍，亦皆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迄無一定準則。全國民衆，皆于不知不覺間，處于大變動的過渡時代，——欲自舊式的道德規條，爭求解放，而返歸于自由的與合理的倫理世界。但因事變劇烈，所謂過渡時代迄今尚無一定的範圍，以致舊道德既破壞了，新道德尚未建設，現有的倫理制度，又復以商業化爲前提，對於兩性問題無往而非矛盾的，假冒的，與不真實的。兩性的結合，在表面上雖合于呆板的法規，但於結合者的精神方面，却毫不注意。一切自我的實現哩，常態的生活哩，皆被丟置一邊，棄而不論。當此混亂紛擾的時代，宗教的勢力本可顯示其效能，表白其態度，以指導一般民衆，然

而現代的宗教皆受飯碗主義與教區主義的朦蔽，對於人生最關重要的性問題，並不設法予以解決；甚且承其傳統的迷信觀念，以為關於兩性的事，根本上屬於肉體部分，非宗教所宜過問。宗教的唯一職務，只在對人民宣稱某事不能如此，或不該如此，而于生死關頭的性問題，竟默不一言，以盡勸導之責。宗教的態度尙且如此，其他方面更可不必說了。

韋爾斯(H.G.Wells)說：「現今所有關於兩性的道德，法律，態度，意見，以及人們對於愛與婚姻所持的抱負與希望，處處皆為危險，混亂，衝突，矛盾的表示。從前的時候，尚有一定的標準可資遵守，如今人們却放棄此類標準了，從前的時候，尚有一定的制度，可以效法，如今人們却打破此種制度了！現在的兩性關係，好像在半途中突遇浩劫，事前既沒有防禦，事後便無可收拾。從前的人，對於性的本能，皆取約制縛束的態度，個中固有弊竇，但猶有可取之點；因人們在約制之下，尚可獲得相當的平安生活；如今的混亂局面，竟致沒有一個人，可以自求快樂，沒有一個人，可以自保成功。……晚近的愛情小說，以幻影為出發點，循誤會之途進行，而終至於衝突。因當開端之時

愛情太廉價了，故終至於紛爭與粗笨的結局。」

又有一個人，名叫曼邇遜（Miles Malleson），他在新近所著的執迷者（The Fanatics）的劇曲上，借用青年的口吻，痛責舊時代與現代的社會制度，尤偏重于男女的性關係。那個青年很激烈的說：

「我們不能再造一個局面，比此局面，更爲糊塗，更爲混雜了，試從最顯著的事例說起，成百千的姑娘，都在街道上遊逛，所犯性病之深，真難令人置信。又有成千萬的女子，困守室內，嘗不着愛情的滋味；又有數萬男女，曾與人離異，礙于禮法之故，不得再行婚娶；至于新近結婚的男女，亦皆幻夢一過，尋不出結婚的享樂。充塞了全社會的都是骯髒，殘酷，拘禁，束縛之類，致使人生難以過去，諸如此類，可以算爲現代人的成功嗎？我們這一般人，對社會負有建設的責任，今後社會的命運如何，全視我們能否努力以爲斷，假如我們要有清潔的社會，要男女之間均有美滿快樂的生活，我們必須要努力付相當的代價。可惜現在所謂潔淨的社會，乃欲吾人返歸舊日的規律，並須忠于此等規律，不該稍事懷疑。其實照我們看來，社會之壞，正壞在此種規律的偏狹性。我

們決不能借用舊日的規律，來診治現代人的病症；反之，舊日的規律，正是造成疾病的主因。唯其如此，所以在規律不甚嚴肅，離婚較為容易的國家內，淫亂的風氣，反比其他各國，減少得多，這是事實，不容我們否認的。我們今後的職務，即在用新的觀念，處理新的問題，——大勢已定，我們雖欲反抗，亦覺無能為力。處于今日之世，我們最宜留意的，乃為各人的責任問題，外面的規律，即失去效能，內面的規律，應當代之而興。此所謂內在的規律，與宗教的精神，大有關係。我們必須具備那種精神，在人生的歷程上方能向着那種優越的標準進行。我們深信，他們的熱忱，必須要宗教化才好。」

我們相信，假如我們把本性的主要部分，深深地壓抑下去，或蔑視過去，我們必會獲得必然的惡果。我們又相信，偏面的成見，常會影響整個的生活方式，使其不得走上軌道，反而入于迷惑之中。我們必須從遠大方面着想，給性的本能以一個本來面目，又以此本來面目，作為根據，從而探究解決的方案。

我們在開首時候，必須致意于兩種極端生活的危險：其一，為縱慾的危險，其二，為禁慾的危險。前者專求目前的愉樂，對於生活的前途，不加統盤籌算的工夫，故常犧

牲將來的幸福，以滿足瞬息間的肉慾。此種辦法，無異將生活的途程縮短，萬難求達豐富的與完美的效果，更無所謂精神的發展與靈魂的安慰了。徒貪目前的利益，致失却將來的幸福，這是原始人與野蠻人的行為，當為優越的文明人所不敢取法的。

第二種人，拚命主張節制，主張抑慾，行之過甚，竟欲把關於性能的事實一筆抹煞，這也是癡人的妄想。禁慾主義的思想，並非偶然發生，考其來源，大抵由於原始人民，激於食慾與性慾的要求，盡力使之滿足，因而狂醉大嚼，極盡淫亂；然而所得結果，每因行之過甚，感受苦痛，于是就發生反動；向者縱情肆慾，今則嚴自克苦；向者淫亂貪婪，今則節制本能；前所取者，是擺鐘的一極端，今則反一轉身，又趨擺鐘的另一極端。他們誤把工具認為目的，希望在節慾之中，尋求終極的功效，于是生活態度大變，否認生活，否認世界，並將否認自我了。但自我們看來，所謂禁慾主義，亦只是偏面的真理而已。禁慾主義者強把人性中的生動部分，抑制下去，又把極自然的性本能，加以不自然的否認。殊不知即在此種抑制與否認之中，自然將施其報復的手段了！禁慾主義者勉強遏止慾望，他的精神上不免要發生不良的結果了。但這還是消極的報復，最厲害